



金街邂逅《日出》： 当陈白露遇见天津

下午的和平路金街上，劝业场老楼的轮廓浸在阳光中。大铜钱广场上，人群渐渐围拢。一辆黄包车停驻，身着旗袍、外披皮草的女子翩然下车，目光扫过现代的店铺招牌，最终落向对面那座曾叫“惠中饭店”的建筑。市井嘈杂仿佛骤然沉寂，上世纪30年代的氛围感，透过她的眼神弥漫开来。

她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王知羽。这一刻，她是陈白露，曹禺经典《日出》中那位矛盾交织的交际花。这场无围墙、免门票的户外沉浸式演出，已在市中心上演数十场，成为流动的风景。从艺术殿堂到喧嚣街角，一个年轻演员的梦想与一座城市的血脉脉动，在此同频共振。

● 选择天津与舞台的理由

1997年出生的王知羽是山西太原人，她喜欢天津的理由很简单，这里容纳了她的生活与梦想。

“我在天津待得特别舒服！”这舒服，来自氛围，也来自人情。在她看来，天津人骨子里透着幽默与仗义，那份质朴的热情，构成了城市温暖的底色。

对于演戏，她和许多同学一样，怀有纯粹的执念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是这些青年演员心中向往的艺术殿堂。于是，当那个关于在大铜钱广场上演《日出》中陈白露的邀约电话打来时，“太好了”——是王知羽当时唯一的感受。她不在乎演出是否是露天，是否售票，她知道自己太喜欢演戏，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，像一颗石子，投进了她平静而深沉的演艺梦中。

● 两日排练与意外“出圈”

时间紧迫得不容多想。从接到任务到首演，仅有两天排练时间。“脑子里只想把台词背熟，调度走好，完成好任务。”王知羽回忆说，经典角色、露天环境、未知的观众，所有压力汇聚成上台前手捧水杯时的微颤。

然而，当真正走入那个由人群自然围合的“舞台”，紧张感迅速被巨大的兴奋取代。观众近在咫尺，手机和无人机的镜头从四面八方对准她，周遭喧嚣，街景依旧，与戏中时空交织在一起。

首次户外沉浸式演出，状况也层出不穷。拉黄包车的“车夫”是观众，有时会不小心把她拉离既定路线；发到观众手中的互动台词，可能无人回应；麦克风突然失灵，完全听不到搭档的声音……“最考验演员的应变和适应能力”她总结道，必须熟记所有台词，必须时刻沉浸在角色里，用陈白露的逻辑去应对一切意外，将干扰化为戏的一部分。

她没想到会“出圈”。这场源于紧急任务的演出，因其独特的形式，意外点燃了观众的热情，最终从一次尝试变为常态化演出。站在当年故事发生地，身后是历史上的惠中饭店，穿行于今日的金街，王知羽感到一种奇妙的穿越。“好像全景再现，把我们拉回那个年代的天津。”

● 理解陈白露，一个绝望的好人

陈白露是复杂的。王知羽总结说，这个角色像一颗多面水晶，每一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，却又浑然一体。“她憎恶现实，又憧憬美好；久经风尘，又存有纯真；玩世不恭，又满腔正义……一个绝望了好人的。”早在上学时，王知羽曾在毕业大戏《日出》中扮演陈白露，并为贴近角色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。

金街现场只有20多分钟的演出，要立住这样一个层次丰富的角色，是挑战。她细致揣摩陈白露对不同人物的态度差异：面对旧爱方达生，流露出孩童般的简单开心；面对命运相似的“小东西”，激发出发自肺腑的同情与保护欲；面对金主潘月亭或求婚者张乔治，则戴上交际花应有的迎合面具。每一面都必须真实，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夹缝中挣扎的女性灵魂。

“演戏没有尽头”，王知羽深知这一点。每次演出前，紧张感从未因熟练而消失，但在演出时，她却将自己一次次彻底交付给陈白露，用眼神、姿态与观众进行无声交流。

最令王知羽难忘的是，演出结束集体谢幕时，演员们要一起向惠中饭店的方向行鞠躬礼——那是在向曹禺大师、向伟大的经典作品致敬。

这份对艺术的敬畏，贯穿始终。

● 冷暖之间的戏剧能量

大铜钱的舞台，没有恒温空调，没有绝对安静。冬天，王知羽穿着单薄旗袍，披着戏服的皮草，在寒风中表演，下台后“浑身冷得打哆嗦”。夏天，下午两点的烈日直射大铜钱，“阳光足得眼睛都睁不开”。但一上台，“就像打了一针肾上腺素”，寒冷与酷热都被忘却。王知羽说。

是什么支撑着这种坚持？是观众！王知羽的眼中闪着光，讲述那些温暖时刻：演出后收到观众的礼物、信件；有人告诉她，是因为看了大铜钱的演出，才第一次接触并爱上话剧，开始走进天津人艺的剧场；当她在二楼念出陈白露最后的独白，自己热泪盈眶时，能看到台下观众同样湿润的眼眶。“没想到，原来小小的我还有这么大的能量。”她说。

这种能量是双向的。露天演出打破了剧场的“第四堵墙”，观众来自四面八方，有的为戏而来，有的只是路过驻足。掌声或许不如剧场内专业，却更真实自然。天津大爷大妈会走上前，亲切地讲述《日出》与这块土地的历史渊源。这让王知羽深刻感受到“天津人骨子里是有艺术审美的”，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，就鲜活地存在于普通人的记忆与谈吐中。

“我想永远怀揣赤子之心，怀着满腔真诚站在舞台上演出。”王知羽说，她与同伴们的信念是，要让经典文学场景从书本和历史中走出来，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；这里，是天津，一座能诞生《雷雨》《日出》的戏剧之城，它的文艺传承，生生不息。

演出散场，人群散去。王知羽褪去陈白露的华服。明天，她可能回到人艺的剧场，也可能再次步人大铜钱的“街心剧场”。对于未来，她希望用真诚的表演演绎更多天津故事。

让这座城市的文化脉动，清晰可闻，澎湃有力。



记者手记

当舞台隐入市声

在天津的街巷，舞台的边界正变得模糊。劝业场前，黄包车铃响起，陈白露走出，与金街的繁华擦肩；中国大戏院一侧门，虞姬的杏黄斗篷一闪，如意冠的穗子扫过现代街景；泰安道的欧式廊柱下，弗拉明戈的踢踏声如急雨叩击百年石板。这不是剧院的延伸，而是一场场精心设计的“出走”：艺术主动弥合了与生活的距离。

传统的观演关系在这里被重构。没有帷幕与脚光，观众近在咫尺，市声成为天然音效。演员王知羽必须应对一

切意外：走神的观众“车夫”、突然失灵的麦克风，都将她推向即兴的真实。京剧演员邢译丹在街头化装勒头，将后台的艰辛坦陈于人前。张艳的舞步直接敲击大地，每一响都带着环境的反馈。表演从封闭的“完成品”转变为开放的、与周遭共生的“进行时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演出都深深嵌入了天津的城市肌理。

艺术不再悬浮于生活之上，而是从城市的记忆、建筑与性格中汲取养分，雅与俗的碰撞在此地转化为相得益彰的共生。

这更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。对艺术家而言，街头是淬炼场，也是能量源。观众即时的眼神、一位天津阿姨珍藏

演艺文化和建筑文化都是天津的闪亮名片。这里戏剧底蕴深厚，演艺人才辈出；这里建筑独具魅力，中西合璧。

2025年，天津文旅创新性地融合演艺文化与建筑文化资源，推出“戏聚天津”和“邂逅天津”等文化品牌活动，以沉浸式演出为特色，将整个城市变为开放的剧场，让戏剧走进街区、广场和历史建筑。

因为沉浸式演出，天津历史建筑“活”了，街头“火”了，城市文艺范更足了，城市魅力提升了。观众不再仅仅是欣赏者，还成了参与者。演员们走下舞台、走上街头，也有了新的视角，新的体验，新的感悟，新的收获。

去年年末，记者走近三位参与沉浸式演出活动的演员，听她们诉说这不寻常的一年。

沉浸式演出：一场艺术与生活的双向奔赴

下一秒，在街角遇见“行走的剧院”

■ 记者 万力闻 郭佳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街头虞姬：天津京剧快闪的传承与温度

金街的人流中，一抹杏黄斗篷突然闪现。邢译丹踩着碎步走出中国大戏院的侧门，如意冠的珠子晃出细碎的光，“劝君王饮酒听虞歌”，一句梅派青衣的唱段，瞬间将喧闹的街头带入孩儿的月夜。

这位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梅派青衣，最近因街头京剧快闪成了“网红”。在天津的文化地标前，她扮演的虞姬从戏台走进人潮，让这座“京剧大码头”的艺术基因，在街头巷尾重新流动起来。

● 两三岁的泪，十一岁的功

邢译丹与京剧的缘分，是奶奶给的。

两三岁时，奶奶总把她抱在怀里走进戏院。大人们看的是《搜孤救孤》的跌宕起伏，她却盯着台上的悲欢哭了。“两个孩子被调换时，我眼泪就止不住。”大人们愣住了，没人想到这么小的娃娃能看懂戏。

回家后，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成了她的“启蒙老师”。11岁那年，种子发了芽。她从河北石家庄来到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求学——五点半起床，六点跑步，六点半的早课雷打不动。上午文化课，下午练把子、排剧目，晚上还要加腿课，一天12节课不间断。压腿的疼痛、下腰后的眩晕、翻跟头磨破的练功服，都是她的日常。

有好几次，她想放弃，看着身边同学们的咬牙坚持，看着观摩时台上演员的光彩，又把念头咽了回去。

天津人的真诚与热情，也渐渐冲淡了异乡的孤单。同学里有不少天津娃，听着听着，她也能接上几句“太哏儿了”“干嘛呢”“耐人儿”，说话时带着淡淡的天津口音，而天津，也渐渐成为她的半个故乡。

● 从聚光灯到人海里

这次快闪，是邢译丹第一次把“后台”搬到观众眼前。

演出就十分钟，却要转三次场：中国大戏院的阳台念白，二楼小舞台唱《劝君王》，一楼梅兰芳先生像前演《夜深沉》。从贴片子、梳头到穿戏服，每一步都暴露在观众

戏码头的新节拍

邢译丹说，天津的京剧文化，藏在街头巷尾。

老一辈人听戏，能精准说出“哪段是梅派的圆融，哪句是程派的幽咽”。年轻人路过快闪现场，会被水袖和唱腔吸引，掏出手机记录，这座“京剧大码头”，从来没缺过懂戏、爱戏的人。

她想起刚学戏时，老师说“梅先生活着，也会不断创新”。现在她懂了，传承不仅要深度挖掘人物内涵和探索戏剧形式的创新，还应该将戏曲带到观众身边，快闪这样的活动给京剧搭了座“桥”，让那些觉得京剧离自己很远的年轻人，走在街上能看到或听到，并喜欢上京剧。

如今邢译丹最想做的，就是把每一场戏演好，多年的努力，若能多一人因她爱上京剧，便值得。

而此时，她笑着走进人流。她知道，天津的京剧故事，还在继续。

泰安道响起清脆舞步声

午后的天津，泰安道的宁静被一阵清脆的弗拉明戈的舞步声划破。

声音像雨点，密集、急促、有力，行人纷纷停下脚步，火红的裙摆突然从人群中旋转开来，像一团腾起的火焰。

天津歌舞剧院的国家二级演员张艳和团队的舞者们，仰着头，手腕翻转，鞋跟敲击着青石板路，发出铿锵的节奏。

没有舞台，没有灯光，没有帷幕。只有迎面的风，百年的老建筑和越聚越多的人群。

一群专业舞者与一条深藏文化底蕴的街道相遇，就这样发生了。

● 放下“行云流水”，拿起“顿挫如金石”

张艳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，跳了30多年的中国古典舞，主演过七部大型舞剧，拿了九项国家级、省部级舞蹈大奖。从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到中法建交60周年的法国舞台，她早已见惯了聚光灯下的大场面。

但是，当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“邂逅·天津”系列活动发出邀请，请她参与弗拉明戈街头快闪时，她的第一反应却是疑惑。

“弗拉明戈？让跳古典舞的舞蹈演员去街头跳西班牙舞？”

这是一次彻底的“破界”。张艳没接触过西班牙舞蹈，活动现场没有剧本，没有固定的观众，甚至没有平整的舞台。

但她还是接下了。

“第一次接触，我就知道，必须把过去的东西全放下。”张艳描述说，古典舞讲究“行云流水”，弗拉明戈要求“顿挫如金石”。她开始反复看视频，恶补资料，试着让自己靠近这种诞生于吉普赛人迁徙途中、融合了悲怆与激情的艺术形式。

编舞老师为街头场景重新调整了动作，提出的要求是，要让路过的人，在三秒内就被舞蹈“抓住”视线。

脚掌、脚跟、脚尖，每一个部位击打地面的力道和声音都不同，而最难的是节奏。古典舞的韵律是绵长的曲线，弗拉明戈的节奏是准确的几何切割。六拍、十二拍的节奏型，踩错一步，味道全无，光是掌握复杂的节奏，大家就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。

● 当西班牙烈焰遇上津门烟火

把西班牙的“国粹”弗拉明戈，搬到天津街头进行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表演……

“能行吗？”

“当然能行！”

“在剧场，想的是技术完美。在街头，学会了‘留白’和‘即兴’。”张艳记得，更直接的反馈，来自街头——一个刚学步的小女孩挣脱了母亲的怀抱，跟着舞者们一起转圈；围观的人群安静地观赏，渐渐随着节奏一起欢快地打起拍子；还有一个穿着外卖平台制服的小哥，一直把电瓶车停在路边看完了15分钟的表演。临走，他兴奋地冲张艳喊了一句：“姐，您跳得真美！我一会儿送餐都有劲儿了！”

大家对于舞蹈的肯定与喜爱，比获得任何专业奖项都让她感到温暖。

影响在肉眼可见地扩散。社交媒体上，市民上传的短视频播放量不断攀升。

而对她而言，街头与舞台，不再是选择题。

“剧场给我专业的深度，是根。街头给我生命的广度，是枝繁叶茂。”张艳说，天津这座城市，有着海纳百川的文化基因，包容着也滋养着这一切，它可以让一个跳古典舞的人，在异域的节奏里自由奔跑，并将这份从街头汲取的开阔与生命力，重新带回剧场舞台。

的旧京胡、外卖小哥一句“真飒”的喝彩，给予了比掌声更珍贵的回响。对市民而言，这是一次与文艺的“邂逅”，艺术以谦逊之姿融入逛街、路过等日常场景，在好奇的驻足间播下种子。专业与业余、经典与当下，在此达成了平等的对话与共同的创造。

当舞台的帷幕悄然落下，艺术的芬芳却在市井间愈发浓郁。它诉说着，天津的文化记忆从未沉睡，而是随着街巷的脉搏鲜活跳动。在传统与革新的交响、本土与异域的对话、专业与民间的共鸣中，这座城市从容舒展着她包容的襟怀，绽放出绵延不绝的文化生命力。